

系列长篇小说的诗化与散文化，是对长篇小说有益的尝试，是新的文学创作实践。

祝贺林继宗先生诗化散文式系列长篇小说《魂系潮人》出版

陈建功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诗化散文式系列长篇小说

林继宗／著

家园

魂系潮人

（四部之二）

作家出版社

◎诗化散文式系列长篇小说

人海系魂

四部之一 · 家园

林继宗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系潮人/林继宗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063-4798-3

I. 魂… II. 林… III. 小说—文学—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5678号

魂系潮人

作者: 林继宗

责任编辑: 唐杰秀

封面设计: 赵定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 240 1/16

字数: 473 千字

印张: 26.75

版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63-4798-3

定价: 5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Mu Lu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7
第六章	37
第七章	45
第八章	49
第九章	56
第十章	60
第十一章	67
第十二章	75
第十三章	83
第十四章	94
第十五章	104
第十六章	110
第十七章	116
第十八章	121
第十九章	127
第二十章	135
第二十一章	141
第二十二章	148
第二十三章	156
第二十四章	163
第二十五章	169
第二十六章	173
第二十七章	181
第二十八章	187

第二十九章	197
第三十章	203
第三十一章	212
第三十二章	219
第三十三章	223
第三十四章	232
第三十五章	238
第三十六章	243
第三十七章	251
第三十八章	257
第三十九章	263
第四十章	269
第四十一章	275
第四十二章	281
第四十三章	287
第四十四章	295
第四十五章	302
第四十六章	311
第四十七章	319
第四十八章	325
第四十九章	333

附录一：

林继宗《魂系真情》的审美思索 黄赞发 336

附录二：

亲情·家园·人生感悟·系列散文——读林继宗系列散文集《魂系真情》 郑适然 339

附录三：

情动天地 义薄云天——略论林继宗亲情散文的精神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黄育新 344

附录四：

文情并茂，形神兼备——浅谈林继宗系列散文的写人艺术 郑少辉 351

附录五：

现实主义小说的诗化——析林继宗小说创作 陈立群 364

附录六：

- 从生活的海洋深处走来——评林继宗中篇小说
集《魂系人生》 郑适然 371

附录七：

《魂系苍凉》：刻入记忆的美丽生态

- 张 淳 377

附录八：

- 独向生态说苍凉——林继宗长篇系列散文《魂系
苍凉》读后 龚 人 380

附录九：

- 真情的理性思索——读林继宗的“感悟人生”系
列散文 龚 人 382

附录十：

- 磨难是作家的财富——读林继宗先生《魂系苍
凉》有感 谢惠如 385

附录十一：

- 读《魂系神州》后随感 吴伟烈 387

附录十二：

- 同是天涯人——林继宗《魂系苍凉》读后感
纪旭光 389

附录十三：

- 愿当“义工”，为汕头文化繁荣发展做贡献
——作协主席林继宗谈作家的社会责任 辛瑞玲 张
斯淇 392

附录十四：

- 七律·致林继宗主席 郑少辉 396

附录十五：

- 汕头形象宣传语 397

- 后 记 399

第一章

1

珠池，那一片蓝幽幽的海水，三十余年来，一直奔荡在我记忆的脑海里，那样激越，那样闪烁，那样动人。就是那一片涌动的水，幻化着我少年时代的影子，荡逝了我一段美好的时光，溶化了那一份诚实潇洒的汗水，沉积了那一份初谙世事的艰辛，而且激荡过五彩缤纷的理想……

那年我十五岁，踏着长满野草的小径走出了“花园”，走向那片蓝幽幽的神秘的海水。

从温馨的家到荒寂的珠池外海滩，摸约十几里地，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郊野的村庄和田畴，越过大片砂地而后进入一马平川的旧飞机场，然后跨上海堤，向大海走去。一路上，常常是风的吟唱、虫的鸣叫，时而伴有鸟的啁啾和狗的狂吠声。

赶海，常在夜间，那黑暗而漫长的夜路的尽头，便是黧黑的海堤、沙滩、泥滩，接着便是“哗哗”有节奏的喧闹着的海水。

海的形象和韵律是美好的，尤其是当夜空的点点星光和海边的片片流萤交融在一起的时候，还有那海潮的鸣声和海风的行吟。然而，有时候海的孤寂、执拗、荒凉与叹息，也会使你感到孤独失落、悸动不安，甚至不寒而慄！

我背着结实的大竹篓，满篓的星光伴我下了海。无论徒手摸蚶还是用手电筒或风灯在海蛎石上捉螃蟹，抑或推着虾耙在水不过胸的浅海里捕捞鱼虾，都盼望着丰硕的收获。

微亮的夜色中，那几近透明的沙虾闪着粼光，在虾耙网兜里活蹦乱跳，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了。于是，我禁不住从网兜里捉住一只蹦得很高的沙虾，往嘴里一咬，嗨，那份鲜美肥嫩，就连皇帝老儿都尝不到呀！

耙虾，常常要在浅海里用肚皮顶住耙把，加上双手一前一后地用力，吃力地在齐腰或齐胸深的海水里推走几个小时，才能收获少则一斤、多则几斤的鱼虾；有的时候则连一斤也捞不到，脑子里便会浮生“可怜大地鱼虾尽，犹有垂竿老钓翁”的联想。摸蚶，则往往要在浅水海滩上用钉满单车轮圈钢

线的蚶耙吃力地推耙，或者在半人深的海水里半蹲半爬半泳，双手在海砂或海泥里不停地抓摸，连续五六小时弓着腰，有时累得连身子好久都站不直。但那份艰辛里也常常伴随着丰收的欢乐。然而，丰收的喜悦里也常有令人惋惜的遗憾。有一回，我双手同时摸到一对大青蟹，惊喜慌张之际，竟让它们逃脱了。此刻，我才感到左拇指又麻又痛——原来，大青蟹舍脱的一只大螯像大虎钳一样，死死地钳着我的拇指：皮破肉绽，鲜血直流，指头青紫，连指骨都被钳伤了！这只大螯，足足半斤重，结实异常，动用铁锤才敲破了它的外壳。我那拇指也烂了一个星期，才渐渐好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被水族咬伤或被贝壳割伤，是常事。就是受伤，仍连续几个钟头泡在海水里，并且不停地劳作，那份疲累、饥饿和寒冷，也够受了。全身皮肤泡皱了，海风吹来，便浮起片片鸡皮疙瘩。下起雨来，比泡在海水里还冷。白天，热毒的太阳将胸背和脸庞晒得通红，继而变黑，然后就大片大片蜕皮了。

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掠海归家的时候，穿的都是湿衣裳，又饿又乏。海风吹来，凉透了心。于是，我们常常脱得只剩一条裤衩，擦干身上的水珠，便踏上归途。

哦，那少年生活的潇洒与浪漫，总是伴随着徒步涉世的辛苦与艰难……

2

从海里捕捞回来的水族，按理应当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可那时家穷，便只好让它们上市换钱，再买回粮菜和日用品。

于是，母亲或我便肩负着家庭的希望，将鲜活的水族摆上市，去换取他人的劳动成果。至于那些被我们昵称为“狮头鹅”的大海蚶，就常常用沸水烫熟后再卖。一角钱可买得三至四粒大海蚶，每粒足有一百多克重。为了卖得顺手，在我们口里，活血、利肝、健脾、补脑，都成了吃海蚶的益处；每每看着顾客蹲在一旁，小心地掰开蚶壳，噙着嘴巴美滋滋地吸食海蚶的鲜血时，我便由衷地微笑起来。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为他人带来有益的感受，多有意思呵！有时候我想到：父亲、母亲和姐妹们也该享用享用呀！为了他们，我故意卖剩一些。母亲和姐姐不是想吃几粒补补血吗？

有些顾客常来光顾，熟了，便时有赊欠。我幼稚无邪，就相信他们，欠账的，我不开口讨，多数都能清偿；但也有品行不端的。有几个常客赊了账，越积越多，总是变着说法不还，最多的竟欠了五十多元钱。后来，我忍不住开口讨钱，他们也便失踪了，像孔乙己那样，令我着实痛心了好一阵。

那时候，尽管父亲辛勤劳作，尽管两位姐姐——一位十岁、一位八岁进厂织草席，但还是衣补食稀，四壁萧然。晚上，我和妹妹一起挤在小饭桌旁，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读书。记得读初中二年级时，期末考试，门门五分，即满分。老师和几位同学受学校委托，携带喜报，敲锣打鼓到我家庆贺，母亲又喜又愁：“多谢老师和奴伙。家里六张嘴吃饭哪，阿宗往后不知还能不能读下去？”那年正是全国经济困难时期，父亲已经饿得水肿了，手指压在大腿上，凹下的手指印便久久浮不起来。父亲常将从粮店买来的照顾水肿病人的特供品——几块糠饼分给我们吃，可我又怎能吃得下呢？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还常常领着妹妹和我到郊野里捡青菜叶、挖地瓜根。

尽管如此，我又怎能丢下心爱的书包呢？几家亲戚曾经议论让我辍学生计，我流下了无言的泪水，我愿意半工半读呀！

为着我的去向，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贞姐姐只读了一年书，如姐姐还没进过全日制学校的门，她们俩只读了几年夜校，而父亲则近乎文盲。生活忠实地告诉他们不能没有文化！他们一支持，犹豫的母亲也同意我继续读书了。那夜，父亲动情地讲了一个故事：乡里某佃农欠地主的田租，穷得实在还不起。某晚，地主让一字不识的某佃农带一纸条，说是委托他代送乡公所。佃农便欣然代送。岂料一到乡公所，被抓了起来，原来纸条写着“来人欠租，即捕”的赫然字样。那农民自知目不识丁，只怨自己是青盲牛，于是束手就擒，连连哀叹！

从此，我更热爱生活，也更热爱读书。赶海路上，有时候，也念语文、背英语，思考数理化练习题，绊了石头流了血也不在乎。可海友们不理解，讥笑我怎么走着走着就愣神了。我挑着生活和读书两副担子，实在走得太累啦。以至有一回，我通宵掠海回来，吃完早饭便又匆匆上学，第一节课上数学，答完老师提问后，趴在课桌上便熟睡如泥了，连下课钟也听不到。老师问明了原委，轻抚我的肩头，望着我红肿的双眼，怜爱地、深情地说：“睡吧，多睡一会儿。”

课余，我依旧大步走在赶海的路上，日炎炎，夜茫茫，路漫漫，心悠然。

有累累丰收的时候，也有几乎空手而归的时候。可我，懊丧时也想起欢乐时，竹篓尽管轻飘飘，可生活总是充满沉甸甸的希望，像这无垠的星空满是灿烂的星光。

年时代那段历程的艰辛与乐趣，而且镌刻了那纯真的亲情与友谊。正是这亲情与友谊，常常从精神上化解了劳累、饥饿、寒冷、孤寂与伤痛。

年关将近，鱼美虾鲜，蚶肥蟹壮。我和海友杜应林又披着夜色、冒着寒风去赶海。海堤旁，避风处，星光下，我们各自从腰间解开由水布扎成的布包，再打开布包里的那方干净的纱布，便露出炒进包菜叶的可爱的白米饭团。我瞪大眼睛惊奇地发现：除了常有的咸萝卜干和几小片猪油渣外，怎么又夹上两只香喷喷的熟鸡蛋？这是每年生日才能享有的待遇啊！妈，我知道快过年了，今晚又冷，您特别地照顾我。可妹妹病了，这两只鸡蛋应该她吃呀！我悄悄留在锅里，可您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又放进了我的饭包里呢？唉，无可奈何。阿杜，给你一只，吃吧，托我妈妈的福。你不知道，我妈这个人哪，只知道我们饿，从不知道自己饿。我粮食定量才二十六斤，可每月都吃过五十斤，还不是吃我妈和家里人的？他们不够吃，就吃地瓜根、瓜头菜尾……说着说着，我眼眶里真有点湿了。于是，我又想起了那脍炙人口的、古老而又常青的《游子吟》中的诗句……

这一夜我在海里格外奋力地抓捕。老天不负苦心人，我的收获亦颇丰，竹篓里密匝匝、沉甸甸的，心中踏实，喜气在眉宇间流荡。就在即将罢手的时候，右手似乎摸到粗粗的一团什么。倏然间，浑身一震，剧烈的疼痛从右手传来。我强忍着，本能地将那怪物抓出水面——虎仔鱼！松籽似的鱼体旋即证实了刚刚闪过的意念。不放手！复仇的信念驱使我以极大的勇气抓住虎仔鱼，狠狠地投进竹篓里。这时，我的右手已经红肿得像戴上了三双红色的橡皮手套，又热又麻，痛得抽筋，我真想喊声“妈妈”，大哭一场。忍痛的泪水无声地淌了下来。“撒尿冲毒，快！”阿杜明白发生了什么，急忙提醒我。这是掠海者公认的应急验方。我毫不犹豫地立起身，把尿撒在右手的伤口上，阿杜凑过来，又撒了一泡尿支援我。他的尿流又温热又足量又有冲力，冲在我的伤口上特别爽快。疼痛似有收敛，但仍在钻心。于是，我将右手深深地插进冰凉的海泥里，左手满满地抓了一把海泥，将右手背全敷上。在阿杜的帮助下，我艰难地走上了海堤，上堤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复仇。阿杜手捏一团海泥，将我鱼篓里凶恶的虎仔鱼揉进海泥里，然后猛力摔在石头上，一次、两次、三次……我俩轮番猛力摔打！尽管那恶物早已一命呜呼，但我们还不解恨！

其实，在那风浪莫测、诡秘神奇的大海里，与我们为敌的又岂止虎仔鱼呢？汹涛怒潮、狂风恶浪不说，光那虎仔鱼之类刺人、咬人、钳人的水族便不少。记得有一句顺口溜：“一熏二虎三沙摩四金鼓五淡甲六蟹七棱八虾姑……”其中有“熏鱼熏着人，快备棺材板”之说，但比熏鱼更厉害的水族

还有的是呢！不过，我们相信自己的运气，在好多年的赶海生涯中，始终幸运地没有碰上，只碰了虎仔、沙摩、金鼓、淡甲和青蟹，约摸百几十次吧，还是小意思。除此，海蛎石刮去一块皮，破瓷片割开一道口，锋利的贝壳划破手脚，这些更是司空见惯了。

有纯真的亲情与友谊温暖着，因此，面对那一片蓝幽幽的透凉而冷峻的海水，我和海友们的心总是热的，暖流常在少年的心中涌荡。

4

少年壮志不言愁。面对那一片蓝幽幽的充满魅力的神秘莫测的海水，少年人又会作何感想呢？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那时候，虽然还没有这首激情澎湃的歌，可那岁月、那风雨、那情景又何其相似乃尔！

海水悠悠，时日匆匆，潮落又潮起。月亮从东边升起来了，她永生的恋人——潮水也伴随着她涨起来了。然而，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生计，手运正佳的时候，真不甘心罢海呵。有时便忍不住挺身冒险，多抓个把时辰。我们自恃善于击水游泳，竟至有恃无恐了。我因此呛过水，但终于有惊无险。怕什么？我们有海友，那是牢不可破的铁的联盟！

但是，大海终归是无情的，常常是那样冷酷，不肯同你开玩笑。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海友，素以孤胆著称，不善合群，只求收获，不怕冒险，总是独自迈着汹涌的潮水弄潮赶海，这要鱼不要命的家伙，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被大海的怒潮卷走了。二十四小时后，人们才在妈屿口发现他那浮肿的尸身。可怜呵，他母亲就只有他这根苗子，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他死后，曾有一度，家里人再不让我赶海了。但我们海友有牢不可破的联盟，只要真诚合作，准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我用这个理由终于说服家里人，又风风火火地同海友们闯荡海水去了。

忘不了那年冬至后的一个夜晚，也是月黑风高、浪大潮急。赶海人看时辰，全靠天上的星星月亮，可乌云全遮了夜空呀。又逢手运正盛，实在依依不舍，而汹涌的潮水却越涨越快，海水已经漫到脖子上，这对个子较矮的杜应林威胁尤其严重。但他是一头勇敢的小海豹，从不畏缩。突然，身后一个大浪打来，阿杜立脚不稳，竟被推入两人多深的海沟带，紧接着一阵潮水急退，阿杜被滚滚的海沟流卷走了！“阿杜！”“阿杜！”我和另两名海友置安危于不顾，用爬泳急速地冲向阿杜，借着海潮回卷的势头和时机，三个海

友奋力将阿杜拖出海沟流。我自己也差点儿被海沟流冲走，幸而他们拉了我有力的一把。

有海友便有海霸！海霸甚至比海沟流更凶险更可恶。这些无恶不作的痞子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们体壮如牛，凶相似狼，常常披着赶海的外衣劫掠无辜的赶海人，尤以少年赶海者为劫掠的主要目标。我们多次被劫掠一空，稍有反抗，便拳脚交加，弄得空手回家还脸青鼻肿。力斗斗不过，只得靠智斗，经验也逐渐积累起来了。为了回避他们，我们时常不走堤顶走堤下，不走海堤趟海水。

那一夜，我和阿杜满载而归，心中欣喜，急急而又悄悄地走在堤坡下。怎奈厄运又来，碰上几个海霸！他们埋伏在堤坡上凹陷处，等待我们走近。我们的鱼篓越满，越像受惊的兔子，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忽然，我发现了几个黑塔似的身影在蠕动，急忙拉了拉阿杜的手，扳过他的肩头：“狼！快跑！”

话音未落，两人便吓吓返身猛跑。“站住！”几声大叫，海霸猛追上来，我知道堤上跑不过他们，便纵身跳进海里，鱼篓顺手一舍，认准下水方位后，就朝深海游去。阿杜不幸被抓住，满篓鱼虾被抢去不说，还重重挨了几记耳光和几个拳头。由于有所掳获，海霸们不再追赶我，扬长去了。阿杜伤心地哭泣着，我找到了舍弃的鱼篓，把一半鱼虾倒给了他，并再三劝慰他。谁知他哭得更伤心了……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光阴荏苒。如今，我的孩子也已经十五岁了，今年他考上了金山中学。我常鼓励他刻苦学习不言愁。

每逢我上饭店吃海鲜的时候，远去的那悠然的海风，那闪烁的夜空，那笔直的长堤，那闪闪的鱼篓，那澎湃的海水，那汹涌的波涛，便与眼前的霓虹灯、喷水柱、盆景、卡拉OK和空调机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不断幻化着、运转着。我百感交集，才下眉梢，又上心头，久久翻腾不息。

眼前，总是那一片蓝幽幽的海水……

5

我的老邻居蟹叔，不愧是地道的潮阳桑田汉子。他那一米七八的个头，赤褐色的大脸膛，粗壮的身躯和强健的四肢，充满了过人的力量、撼人的壮实与雄健的威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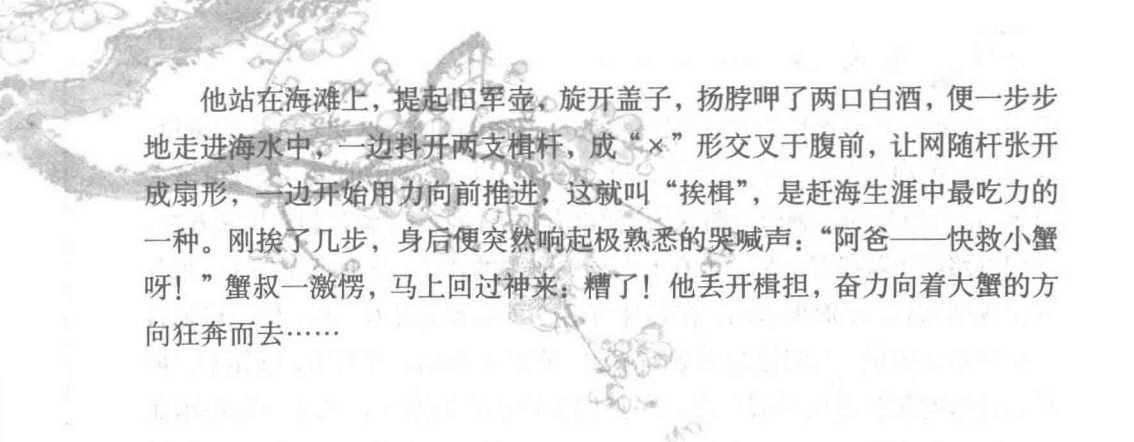
每当大海涨潮的前夕，无论当阳还是戴月，他都常常独自来到海边，赤

着足，在齐胸甚至齐脖子的海水里，踩出一路泥脚印来。这便是人工的蟹窟。喜爱穴居的海蟹常会一头扎进泥窟里，乐而忘返。退潮的时候，蟹叔背着大竹篓，沿着原先的泥脚印一路踩去，便常有喜人的收获。倘若脚穴里藏着蟹，熟门熟路的蟹叔举足一踩，十有七八正中海蟹的背甲，立时弯腰伸手，张开五指成喇叭状，从海蟹背后，在其身与足之间的部位用力一抓，便稳稳地将它擒住扔进篓里。有时也碰到桀骜不驯、野性大作的，或螯手，或钳脚，但精于捕蟹的蟹叔总能制服它们，虽然偶尔也让它们溜了，或手脚被钳出血来，但这不过像保住主体的大蟹舍脱一足或一螯，并无伤根本。蟹叔总还是胜利者，每次捕蟹少则几斤，多则几十斤，从没空过篓。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蟹叔始终是赶海能手和捕蟹英雄，我无限崇敬他，常常往他家里跑。

我懂事的时候，记得蟹叔家里只有男人，没有女人。他的大儿子年龄与我相仿，长得像赤蟹那般结实，名叫大蟹；小儿子自然便叫小蟹了。此外便无他人。听大人说，小蟹未满两周岁，他妈妈就一病不起。蟹叔汤药不断，整整服侍了她五年，又兼烧香拜佛，可惜她命里太薄，终于不治。从此，蟹叔拉扯着七岁的小蟹和十岁的大蟹，艰难度日。亲戚邻里见他又当爸爸又当妈，除了帮他做点家务外，都热心当媒人，也有几个女人主动上门的。可是蟹叔说什么也不肯再娶，宁愿自己吃苦。长大后我才明白，蟹叔不娶的原因是怕找个不善心的女人后，两个孩子受苦。

如牛负重的蟹叔，在生活的泥沼里举步维艰地前行。每回赶海，总是人在海里心在家：尚不懂事的大蟹、小蟹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后顾之忧。每次赶海后他便匆匆回家，推门一看：还好，大、小蟹都在家。可有时兄弟俩打起来了，头破血流，哭哭啼啼的；有时兄弟俩饿乏了，满身肮脏地横睡在地板上，眼角还挂着泪珠；更多的时候，是小兄弟或独或双地出门闯荡去，一阵焦急之后，亲友邻居终于帮蟹叔找回了没“扎草绳”的大、小蟹。而我妈和我，总是最尽心帮忙的。小兄弟一见到爸爸，不顾责骂和挨打，总要争看爸爸大竹篓里的海货，玩鱼、玩虾、玩蟹。这时，丰饶而神秘的大海在幼小的心灵里便产生了魔幻般的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哥俩不知哭闹了多少回，蟹叔就是不肯带着他们去赶海。于是，小兄弟商定了行动计划……

夜，蟹叔粗壮魁伟的身躯挑着笨重的楫担，迈开坚实有力、节奏强烈的大步。肩上那两根长长的楫杆摇摇荡荡，挑在一头的大楫箩颤颤悠悠。他独自穿行在崎岖的小路上，杂乱的草坪里，跨越长长的旧飞机场，走向珠池肚，渐渐消融在虫鸣蛙声里，消融在星星点点的萤火中。楫担太重，他走得不算快，途中还稍歇，抽口旱烟，舒张手脚。他怎么也料不到，在他那走过的黢黑的后边，正悄悄地跟着他的两条命根子，潜伏着生活的危机！



他站在海滩上，提起旧军壶，旋开盖子，扬脖呷了两口白酒，便一步步地走进海水中，一边抖开两支楫杆，成“x”形交叉于腹前，让网随杆张开成扇形，一边开始用力向前推进，这就叫“挨楫”，是赶海生涯中最吃力的的一种。刚挨了几步，身后便突然响起极熟悉的哭喊声：“阿爸——快救小蟹呀！”蟹叔一激愣，马上回过神来：糟了！他丢开楫担，奋力向着大蟹的方向狂奔而去……

第二章

3

蟹叔和大蟹面对面猛跑，一到跟前，蟹叔便气喘吁吁地追问：“小蟹怎么啦？”一只大手拧紧大蟹的耳朵。大蟹号啕大哭：“小蟹他、他、他……弟、弟刚刚被潮水卷走了，呜呜……”“在哪？”“就在前边！他，呜呜……”“妈的，孽种！”蟹叔打了儿子一记耳光，箭也似地向前冲去。“蟹仔——”昏暗的浅海滩断断续续地传来急促、悲凉而苍老的呼喊声，可是都被不解人意的海风和浪潮撕碎了。大海有节奏地喧闹着，但愿那是援救的信号，而不是悲怆的叹息，更不是敌意的嘲笑。

小蟹一去不复返了！蟹叔和大蟹整整折腾了九个小时，直至惨白的曙光照亮了大海，绝望的蟹叔才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那无情的海边。一条粗粗的绳索，一头捆紧大蟹的双手，一头拴在蟹叔的腰间。大蟹似待宰的羊羔，跟在父亲身后，步履艰难，晃晃荡荡，双泪垂流，低声地啜泣着，间或悲痛地嘶啼起来。

回到家里，门一闩，蟹叔胸中的闷雷炸响了。门里，大蟹死命的哭喊声！门外，阵阵的推门声、求情声和急求甚解的议论声。门里，惨叫声渐渐减弱了！不对头，赶紧救救孩子！邻居们扛来根大木头，终于撞开了门：大蟹瘫倒在地，早已皮开肉绽了……

从此，可怜的大蟹整整两年不敢偷偷跟在父亲后面去赶海了。他放学回家，常常形单影只，闷闷不乐，按照严父的命令，老老实实在家里将自己关在家里。我同情大蟹，也喜欢他。只要有空，我就串门，或请他到家里来，陪他玩。我们都喜欢玩蟹，又爱又怕，可刺激啦。大蟹玩蟹，要比我胜出一筹，他能激蟹相斗。我也想激，却激到自己身上了，好几次被蟹螯住，肉破血流，青肿化脓呢。后来才晓得，一旦被螯，马上连手放进水里，蟹自然松开逃命，切不可将手提起，否则不是夹得更死，便是螯足断开，而断开后的螯足，还死死地钳住人肉哩，以至于有时非动用铁锤或钳子才能解此人蟹之间的宿恨！

两年后，在我父亲的反复劝说下，蟹叔才肯带大蟹赶海，但有一条：要我陪着大蟹。父亲答应了，我高兴得跳起来。那年我十二岁。从此，便和那一片蓝幽幽的海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蟹叔在带领我俩赶海之前，先虔诚地跪拜了天后宫妈祖。

那一天，蟹叔备了肥鸡、鸡蛋、乌鱼、虾，还有四只硕大的红彤彤的膏蟹，以及银纸香烛，带着大蟹和我，乘船登上妈屿岛，踏上沿着山坡构筑的级级台阶，跨进了熙熙攘攘、香烟缭绕的妈宫。但见蟹叔满脸虔诚地仰望着“天后古庙”的门额匾和“天恩浩荡风调雨顺，后威显圣国泰民安”的门联，若有所思，而后脱鞋光脚，轻轻走进内殿，在妈祖像前的供桌上，极为诚心地摆上各种供品，点烛烧香，一拜再拜，口中念念有词。大蟹和我也懵懵懂懂地跟在后头跪拜，双眼却骨碌碌地观看着周围的一切，好不新奇！少顷，蟹叔将两只活肥鸡举过头顶，献拜之后，教我俩到庙后山上放生。大蟹舍不得，被蟹叔用力拧了一把耳朵，只好跟着来到后山。蟹叔看我们解开鸡脚上的小绳索，痛惜依依地放了生，肥鸡惶然地在原地来回走动，似乎获得妈祖的灵感，有所惊觉，才仰起脖颈，朝山上的密林深处飞奔而去。蟹叔目送着肥鸡们遁去，这才拉着大蟹和我的手，领我们回家。

7

一个风和日煦的早晨，蟹叔又手提礼品带着我和大蟹前往天后宫。

蟹叔在妈屿天后宫后殿大供桌前的地上，开始了预测命运的“搏杯”。当抛向空中的两瓣木杯一落地，蟹叔便急切地睁开双眼，一看：一胜杯一败杯，不好不坏。他战战兢兢地拾起木杯，定了定神，又一抛，睁眼又一看：天哪，全是败杯！蟹叔懊丧地耷拉着脑袋，默默地跪在地上，深深地自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鼓足勇气，慢慢地、敬畏地、极其郑重地将木杯向上抛起。那落地之声使他胆颤心惊，不敢马上睁开眼睛。“胜杯！”“全是胜杯！”大蟹和我约而同地惊叫起来，高兴得猛摇蟹叔的肩膀直蹦跳。蟹叔睁大眼睛呆呆地看着两瓣平面朝上、圆弧在下的木杯，忽然双眼一闭，双手遮脸，滚滚的热泪便汨汨地从指缝间溢流出来。

他相信人生坎坷，但总会有好日子到来。

他捐了好多灯油钱，领着我们离开了天后宫，向东南海滨走去。那里，有平坦的沙滩和浴场，有壮美的“双凤朝牡丹”岩石……

从此，蟹叔更勤于赶海。

蟹叔在浅海里不停地挨楫。今夜，又赶上了好海情。那活蹦乱跳的水族



几乎装满了楫筐。他一边收拢楫网，一边对着不远处的蚝石滩大声呼喊：“阿蟹，阿宗，涨潮了，快收啦！”

大蟹和我打着三节电池的大手电筒，正在蚝石滩上兴致勃勃地捕捉“石青姆”。这是一种浑身碧绿的小螃蟹，盐渍之后特别香脆鲜甜，是下稀饭的理想佐菜。手电筒强烈的光柱一射，爬在蚝石上乘凉的石青姆便愣住了，这时，动作要快，眼到手到，一把就将它抓住；稍慢，或弄出声响，它回过神来，一溜便钻进蚝石底部，或没入海水之中，你就只能双手空空，抓到的是错失时机的遗憾了。今夜刮着炎热的西北风，俗称“赤西北”，正是捉石青姆的好时机，因为石青姆怕热，都爬上蚝石乘凉来了。虽然蟹叔一喊再喊，我俩还是抓紧多捉了十几只，才心有不甘地往回走，还眼巴巴地望着蚝石上乘凉的石青姆哩。

忽然，我听见蟹叔愤慨地大喊：“想干什么？！”一看，哎呀，必是又遭遇海贼了！两条粗黑的大汉正抢蟹叔的楫筐呢！只见蟹叔拉开弓步，一边大骂一边与大汉对打起来。

“大蟹，快！”那年大蟹十四岁，我也十三岁了，多少还有些力气，还能让贼白抢呀？！于是气虎虎地冲上前去。蟹叔平时便练就一副好拳脚，此时以一挡二，也已势均力敌。我俩突然一上，抱脚、咬手、打下身，两贼渐渐招架不住了。混战之中，我的肚子被狠狠踹了一脚；盛怒之下，我一拳打在贼人的眼睛上。蟹叔压过来，又是拳脚交加，此贼人见势不妙，捂着头拔腿逃窜；另一贼人见状，无心再战，也掉头急逃。我们怒喊着追打一阵，也就算了。回头整理渔具和海货，无甚损失，便兴奋异常地踏上了归途，这才感到又渴又饿、又累又痛，却又尝到从未有过的胜利者的极大喜悦……

生活是纷繁的，纷繁的生活给蟹叔带来许许多多的喜与忧。赶海是艰辛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成果也不容易。那年头，市场管理员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小生产”，多次没收了他辛苦捕捞的海货；一些有权势的人白占他的劳动成果，甚至地痞流氓也强拿硬抢。记得有一回，蟹叔正在街灯下兜售海货，只见两个流里流气的青年走近来，光头的叉着腰，脸上有刀痕的开口就浪笑：“渔佬，我买东西最干脆，不问价钱，不用过秤，这两筛我全包了。”“保证给钱！”说着，将折叠着的一张纸递了过来：“找回剩钱！”蟹叔一看：是张“劳改场请假证明书”！活见鬼！附近又没行人，那寒光闪闪的刀尖已从光头的衣角露出。

算了，赶海人不吃眼前亏，蟹叔白送了两筛海货……

天道终归酬勤。勤劳的蟹叔渐渐有了些积蓄。

于是，他做了一个梦。